论陶渊明对唐代诗风的影响

陆学松

(扬州职业大学人文学院,江苏扬州 225001)

摘要:唐人受到科举制度及崇道思想等时代因素的影响,对陶渊明的人格与诗歌有着不同于以往的评判、接受乃至崇拜,至此,曾经被冷淡的陶渊明的诗歌方才得到正确的认识和评价。同时,陶渊明又以其巨大的人格魅力与突出的诗歌成就,分别影响着初、盛、中、晚唐不同时期的诗歌风气。

关键词:陶渊明;唐诗;风气

中图分类号:I207.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09)03-0040-04

在对陶渊明的文学接受上,唐代是分水岭。自南朝以来,文坛竞奢争艳、崇尚华丽绮靡的文学风气,陶渊明平淡自然的诗风与之迥异,是以时人对陶渊明的接受主要以其“隐逸”为主。其间尽管江淹、鲍照等诗人有一些拟陶体诗歌,但整体上对陶渊明诗歌成就评价较低,《南齐书·文学传论》及晋宋各史传,都没有论及陶诗;陶渊明生前挚友颜延之作《陶征士诔》、南朝沈约将陶渊明归入《宋书·隐逸传》,也只是推崇其隐逸身份;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几乎论及了在他之前所有的重要诗人,却无一字提及陶渊明;钟嵘在《诗品》中虽称陶渊明确为“隐逸诗人之宗”,却将其诗歌仅列为“中品”;直至萧统的《昭明文选》,对陶渊明其人其诗方有较为全面的评价,陶渊明诗文也因《文选》得以传于后世。可以说在唐之前的文学史上,陶渊明并未产生与其身份及诗歌成就相应的影响,这种情况在唐初才开始发生转变。先是王绩在人生态度和诗歌创作方面皆效仿陶渊明,学习陶渊明朴素诗风,其后四杰继之而起,使得唐初诗风为之一变。至盛唐时期,李杜等人或多或少受到陶渊明诗歌率真个性的影响,而以王孟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则与陶诗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中唐而后,虽唐诗气格逐渐衰颓,但陶渊明伟岸人格力量的影响开始显现,中晚唐诗人普遍推崇陶渊明,并仿效陶渊明生活方式,于乱世中保持精神世界的独立与满足,元白等人对陶渊明人格

与诗歌皆大加推崇,创作了大量效陶体诗歌,诗风或平和、或冲淡,成为流行一时的诗歌风气。可以说有唐一代摹陶体诗歌大量出现,慕陶诗也不可胜数,陶渊明的地位一跃千丈,人格得到众人景仰,诗歌也得到广泛的接受和传播,进而对唐代文学本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唐人对陶渊明接受及崇拜的原因

文学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六朝以来颓靡绮丽、注重形式的创作风气在长时期一统文坛之后,必然会拨乱反正,走上文质兼重的发展道路。随着南北朝纷争的结束、文化大一统的局面逐渐形成,南北文学开始发生大规模的融合,北朝刚劲质朴、尚“质”的诗歌风气开始影响南朝主流诗风,“文”、“质”并重的文学观念逐渐形成。唐初文人们开始反思过往的文学得失,标举风骨旗号,着力扭转六朝诗歌风气。当六朝的艳丽浮华之色褪去之后,陶诗这块长期被掩盖的天然璞玉必然会为人所识。从文学发展尤其是诗歌发展的角度来看,陶渊明其人其诗被接受乃至受推崇是一种必然性的趋势。

唐代是一个青春焕发、热烈辉煌的时代,崇尚弘丽富艳之美、追求个性价值是整个社会的主导风尚。唐代的政治环境极为宽松,文人多追求人格的独立与个性的自由,魏晋风度中饮酒与隐逸两大洒脱不羁的生活风尚对于唐人而言有着极大

收稿日期:2008-03-03

作者简介:陆学松(1976-),男,江苏扬州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的吸引力。而且,唐代道家思想盛行。唐代帝王为巩固统治,高祖、太宗、高宗、玄宗、武宗等都曾采取政治措施来宣扬道教,出于对隐逸人才的重视,唐历代帝王也屡次下诏搜求隐逸之士。最高统治者礼遇隐士的做法,对积极用世的唐代士人影响极大,也使得与道家思想相应的隐逸风气长盛不衰。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于陶接受甚多的盛唐诗人都有过隐居经历。唐人的隐逸虽有功利性一面,但更多的却是真心希企隐逸,徜徉于山水之间,追求个体的独立与精神的自由,“隐逸”成为全社会普遍欣赏乃至效仿的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这种尚隐的观念形成了唐人接受和崇拜陶渊明的心理基础。

唐代承隋而来实行科举,科举的科目较为复杂,但文人多致力于明经、进士两科,而尤以进士科为甚。进士科的考试偏重于以诗赋取士,在唐之前最有影响力的诗赋选集为萧统的《昭明文选》,唐人为了更好地通过科举,赢得仕进机会,学诗赋便从《文选》入手。杜甫诗中所说:“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宗武生日》)正是这种情况。是以唐人习《文选》渐渐流行一时,各种《文选》注本亦应运而生,以致形成了唐代“选学”之盛。陶渊明的诗文集正因《文选》而得以广泛传播。萧统于《文选》中选录陶诗七题八首,并《归去来辞》一篇,另有江淹拟陶诗、颜延之《陶征士诔》,唐代《文选》注家无不旁征博引为之作注。正是《文选》广布的因素,使得唐人有了广泛地接受陶渊明的社会基础。科举取士另一个重要的作用在于通过科举打击了士族地主的势力,使得寒门庶族地主阶级文人有了自魏晋门阀制度形成以来最大的仕进空间,成就了一个士族走向衰败、庶族走出低谷的朝代。反映在文学上,便表现为庶族文学的兴起,唐代文学的主要风貌也因此表现为庶族文人要求建功立业、追求人格独立自由的艺术显现,表现出风华清靡、劲健清真的美学特色。这与六朝文学典丽雕绘、绮艳靡靡的美学风貌截然不同,向清真、自然、平畅、质朴发展。在此情形下,陶渊明的诗歌便有了与之相契合的时代风气,有了发挥它巨大感染力空间。总之,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因素造就了选学的盛行与庶族文学的兴起,形成了唐人对陶渊明诗歌接受、欣赏的社会基础与文学基础,并借此扭转了时代的文学风气,使得唐人能够全面发现同他们诗歌追求相契合的陶诗之美。

二、陶渊明对唐代诗歌风气的影响

陶渊明对唐代诗歌风气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并且贯穿了有唐一代。在不同的时期,唐人对陶渊明的接受程度与欣赏角度往往也不同,这导致了陶渊明对唐代诗歌风气的影响也随着不同的发展时代而表现出不同的面貌。

1. 影响初唐从绮丽走向朴素、不事雕琢的诗歌风气

初唐诗风继承了六朝以来的诗歌风气,同时也酝酿着变革因素。在初唐诗风向盛唐转变的过程中,除了四杰与陈子昂等人的努力外,王绩以其澹远诗风自拔于当时颓靡绮丽的风气,可谓唐诗风变革的先行者。王绩的生活经历与陶渊明极其相似,陶渊明对他的影响非常突出,从其自号东皋子,五斗先生及斗酒学士可见端倪。由于崇陶、慕陶,王绩的诗歌极力模仿陶渊明,形成了朴素平易,不事雕琢,直抒怀抱,倾吐真情真性的诗歌风格。特别是他厌恶官场、激流勇退后,对田园生活倾心相恋,诗歌仿效陶渊明田园诗体,着力表现乡村生活、田园景色,成为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先声。“王绩的诗,可说是渊源于陶渊明的”,“陶渊明死后,他那种诗的风格几乎断绝,到王绩才有了适当的继承人”^[2]其代表作《野望》诗便深得陶诗朴素之美,“读熟了唐诗的人,也许并不觉得这首诗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可是,如果沿着诗歌史的顺序,从南朝的宋、齐、梁、陈一路读下来,忽然读到这首《野望》,便会为它的朴素而叫好……王绩的《野望》便有这样一种朴素的好处。”^[3]王绩的朴素诗风可以说为初唐诗风变革之始。

王绩之外,四杰对陶渊明也有着不同于以往隐士、征君形象的认识。陶渊明形象与诗歌以另一种鲜活的生命力映照在四杰的诗歌中,四杰引用、化用陶诗的情况开始大量出现,而尤以卢照邻为甚。如卢照邻《山林休日田家》诗:“……南涧泉初冽,东篱菊正芳。还思北窗下,高卧偃羲皇”,全诗不仅表达了对陶渊明的思慕之意,而且也是模仿陶诗体格而作。其后的包融等人也屡有咏陶诗作。尽管唐初慕陶、效陶诗作出发点不同,风格也不尽统一,但无一例外都从陶诗中吸收营养,表现出朴素、不事雕琢的特点,从中可看出陶渊明对唐初诗歌风气扭转的直接影响。

2. 影响盛唐真率自然的诗歌风气

陶渊明诗歌的一大特点是“尚真”,表现出率

真自然的诗歌风格。盛唐诗人虽然对陶渊明的处事方式颇多微词,但总体上对其诗歌中的“尚真”特色都表示认同与欣赏。如杜甫一方面批判:“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遣兴》其三)另一方面又称颂:“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作》)盛唐诗歌尽管风格多样,流派纷呈,却有一个总体的创作倾向——侧重于抒发带有鲜明个性主义色彩的诗人激情。这种在时代精神影响下迸发出来的诗人情感不矫揉造作,纯粹出于诗人个性的、真挚的情感流露,李白、边塞诗派与山水田园诗派的诗人多是如此。在这个创作倾向形成的过程中,陶诗“尚真”的美学特征自然地影响了盛唐诗人对于率真自然的诗歌风格追求。

从诗歌发展的历史来看,王维是王绩之后使田园诗再度兴盛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田园诗受到陶渊明的影响也是必然的,明人钟惺云“储光羲、王维田园诗情真朴,从陶公田园诗中出”^[4],说的正是这种情况。虽然由于个人经历及思想特点等方面的差异,王维对陶渊明之归隐田园并不赞许。不过,王维对陶之“任天真”、耽酒傲世却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说:“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偶然作其四》)“酌醴赋归去,共知陶令贤”。(《奉送六舅归陆浑》)剔除华饰,不作惊人语,平淡、自然,有蕴含,追求天然、纯朴的纯真美是陶渊明给与王维诗歌最大的影响。山水田园诗派的另一诗人孟浩然一生仰慕陶渊明,自谓“尝读高士传,最爱陶微君。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我爱陶家趣,林园无俗情”(《李氏园林卧疾》)。孟浩然早年经历颇似陶渊明,在家乡躬耕隐居,以读书为乐,后虽曾应试,但一生多在隐居和漫游之中度过,与陶渊明在志趣、追求上有很多契合和相投之处。他在田园中能觅得“陶家真趣”,自是和陶渊明分不开。山水田园诗派的其他诗人、诗作,无一例外也都受到的受到陶诗的影响。总体而言,作为田园诗的开创者,陶渊明对盛唐唐代的山水田园诗的影响是最深刻的,唐代的山水诗皆以陶渊明为祖,追求清新自然、浑然一体的率真风格,又各有自己的特色。沈德潜所云“陶诗陶次浩然,其中又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义曹有其俊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5],皆是中肯之言。

盛唐诗人代表李白那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思想,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虽然二者的诗歌风格相差很大,但其中的精神实质却一致,就是表现在诗歌中真率自然的感情。一为“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一为“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虽情境不同,却都是率真个性的写照。李白对于陶渊明的人品和诗作极为仰慕,其诗云“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戏赠郑溧阳》)何以能够“一见平生亲”,恐怕正是率真个性相通的缘故。李白诗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风与陶诗相较,有着同样的真率与自然。盛唐另一大诗人杜甫宗于儒家思想,虽然在价值观上与陶渊明有着隔阂,但他也较多接受了陶诗的美学风格,尤其是陶诗中求“真”的美学精神。杜甫在诗歌中经常提及陶渊明,并喜用陶诗制典,甚而在格调上学习陶诗,如杜诗中常把农舍、村居、川家、风光、渔父、牧童、田翁、农村等作为描写对象,创作田家诗。这些诗歌虽然不能代表杜诗的主流诗风,但也可见陶渊明对杜诗影响之一斑。

3. 影响中唐平淡闲适的平易诗风

中唐以后,盛唐的辉煌气象不再,文人的气格与心理都降至低谷。随着朝廷政治的逐渐混乱与灰暗,文人士子逐渐丧失了政治上的信心,转而追求内心的闲适与安乐。这样一来,在几百年前就因世道混乱而退隐去寻求精神世界独立与满足的陶渊明,因时代风气因素倍受重视,陶诗因而也得以发挥它进一步的影响。韦应物、元稹、白居易等中唐代表性的诗人都受到陶渊明其人、其诗的深刻影响,而尤以白居易为甚。在早期的政治改革失败后,白居易开始欣赏陶式“偏放于田园”的隐逸,自言“我从老大来,窃慕其为人”^{[1]卷428,37},称自己“咏陶渊明诗,适与意会,”达到了与陶人生态度和精神取向的期然相契。他的《访陶公旧宅》一诗表意最为显明:“……肠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连征竟不起,斯可谓真贤。我生君之后,相去五百年。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不慕禅有酒,不慕琴无弦。慕君遗荣利,老死此丘园。”虽然最终没能像陶渊明一样走上隐逸之路,但陶诗对白居易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白居易将陶渊明的诗文作为自己诗文师法的榜样:“嗜诗有渊明”,对陶氏诗文称颂不已。效陶之作,在数量

上更是远远超过了唐代其他人物,单是题为《效陶潜体》的诗作就达16首之多。清人赵翼评之曰:“香山诗,恬淡闲适之趣,多得之于陶、韦……晚年自适其意,但道其所欲言,无一雕饰,实得力于二公耳。”^[6]明确指出了白居易恬淡闲适的诗风乃是继承学习陶渊明、韦应物而来。白居易也明确地表示了这两位前贤的崇敬之情:“苏州及彭泽,与我不同时。此外复谁爱?唯有元微之。”(《自吟拙什,因有所怀》)前人只爱陶、韦,时人只爱元稹,而元稹诗风又与白类似,足可见陶渊明对于中唐元白诗派领袖人物的影响。可以说,中唐以来元白诗派倡导的平易诗风与陶渊明有着直接的渊源。

4. 影响晚唐诗人避世心理与冲淡诗风

唐代的盛景使得诗人们不能完全理解陶渊明的遁世行为,王维、李白、杜甫等等除了对陶渊明诗歌与人格的赞赏外,对陶渊明叹贫固穷的做法颇有微词。而在晚唐,随着唐王朝的气象衰微,社会动乱的纷繁,仿佛又回到了几百年前的东晋乱世,动乱的时代造成了诗人生活上的困窘。因此在这一时期,唐人在心态上与陶渊明是最为接近的,因而更能理解陶渊明,在欣赏陶诗时更容易激起感情上的共鸣。

晚唐诗人对陶渊明倍加推崇,更注重突出陶渊明不愿同流合污、不满现实、高蹈拔俗的鲜明个性,直至将其推向其理想化的境界。晚唐诗人大

多接受了陶渊明的隐逸避世思想,在诗歌上追求淡泊情思,诗人多有得益于陶渊明的冲淡之作。陆龟蒙诗云:“促使春酒材,呼儿具盆盎。宵长拥吟褐,日晏开书幌。我醉卿可还,陶然似元亮。”(《记事》)又云“醉韵飘飘不可亲,掉头吟侧华阳巾。如能跛脚南窗下,便是羲皇世上人。”(《和同润卿寒夜访袭美各惜其志次韵》)不止在诗歌风格上学陶,更将陶渊明的人格理想化,作为自己推崇、仿效的对象。其他诗人如司空图、崔涂、曹唐、唐彦谦等诸多诗人在都类似陆龟蒙,在思想上与陶渊明有着太多的共鸣,颂陶、用陶、效陶、和陶诗作层涌迭出。这些诗人在诗歌内容上多表现隐逸避世心理,抒写淡泊情思,风格上也多学陶诗冲淡平和之风。诗歌体式上此时也往往不再云“效陶”,而是如唐彦谦《和陶渊明〈贫士诗〉七首》等曰“和陶”,虽一字之别,但境界差别立现。可以说,至晚唐,陶渊明及其诗歌方为唐人全面接受,全表景仰之意,不再有贬抑之词,赢得了史无前例的最高评价。

总而言之,唐代诗人由于各种因素的结合,对陶渊明其人其诗有了前所未有的接受和认同,并直接间接地受到陶渊明伟岸人格和诗歌风气的影响。在唐代不同时期,随着社会时代因素的变化、诗人创作心理的变异,陶渊明式诗风对唐诗的影响也表现出程度和角度的差别,但这种影响却是贯穿有唐一代诗人与诗歌的。

参考文献:

- [1] [清]全唐诗[M].扬州诗局刻本.
- [2] 郑临川.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87-88.
- [3]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纲要[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01.
- [4] 钟惺,谭元春. 诗归[M]. 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闵氏刊三色套印本:卷九,27.
- [5] 郭绍虞. 原诗、一瓢诗话、说诗碎语[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203.
- [6] 赵翼. 瓯北诗话[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68.
- [7] 李剑锋. 论唐人接受陶渊明的原因和条件[J]. 文史哲,1999(3):83-87.

The Effect on the Poetry Style during Tang Dynasty by Tao Yuanming

LU Xue-s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Yangzhou Vocational University, Jiangsu Yangzhou 225001, China)

Abstract: Affected by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during Tang dynasty and worshipping ideology, people of Tang dynasty made comments which unlike the past on Tao Yuanming's personality and his poetry, they accepted and worshipped him. Thus, Tao Yuanming's poetry obtained the correct cognition and comments, meanwhile, Tao Yuanming's personal fascination and the stand-out poetry achievement also influenced the poem ethos in different periods.

Keywords: Tao Yuanming; Tang dynasty poetry; ethos

(责任编辑:李开玲;校对:丁一)